

章太炎先生所著書

十九

太炎文錄初編

別錄卷三

無神論

世之立宗教談哲學者其始不出三端曰惟神惟物惟我而已吠檀多之說建

立大梵此所謂惟神論也韓世師譯曰勝論之說建立實性名爲地水火風空時方

我意九者皆有極微我意雖虛亦在極微之列此所謂惟物論也僧伽譯曰數論之

說建立神我以神我爲自性三德所纏縛而生二十三諦此所謂惟我論也近人

以數論爲心物二元其實非是彼所謂自性者分爲三德名憂德喜德闇德則非物質明矣其所生二十三諦雖有心物之分此如佛教亦分心色非謂三德

之生物質者即是物質尋其實際神我近于佛教之識陰憂德喜德近于佛教之受陰闇德近於佛教之根本無明非于我外更有一物漸轉漸明

主惟神者以爲有高等梵天主惟物者以爲地水火風皆有極微而空時方我

意一切非有主惟我者以爲智識意欲互相依住不立神我之名似吠檀多派

而退者則基督天方諸教是也似韓世師派而進者則殍德歌生諸哲是也似

僧伽派而或進或退者則前有吠息特後有索賓霍爾是也近人又謂笛加爾說近於數論其實

不然笛氏所說惟我思我在一語與
數論相同耳心物二元實不相似

惟我之說與佛家惟識相近惟神惟物則

遠之佛家既言惟識而又力言無我是故惟物之說有時亦爲佛家所采小乘
對立心物則經部正量薩婆多派無不建立極微大乘專立一心有時亦假立
極微以爲方便瑜伽論師以假想慧除析麤色至不可析則說此爲極微亦說
此爲諸色邊際能悟此者我見亦自解脫雖然其以物爲方便而不以神爲方
便者何也惟物之說猶近平等惟神之說崇奉一尊則與平等絕遠也欲使眾
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故就基督吠檀多輩論其得失而汎神諸論附焉
基督教之立耶和瓦也以爲無始無終全知全能絕對無二無所不備故爲眾
生之父就彼所說其矛盾自陷者多略舉其義如左

無始無終者超絕時閒之謂也既已超絕時閒則創造之七日以何時爲第一
日若果有第一日則不得云無始矣若云創造以前固是無始惟創造則以第
一日爲始夫耶和瓦既無始矣用不離體則創造亦當無始假令本無創造而
忽於一日閒有此創造此則又類僧佉之說未創造時所謂未成爲冥性者正

創造時所謂將成爲勝性者彼耶和瓦之心何其起滅無常也其心既起滅無常則此耶和瓦者亦必起滅無常而何無始之云既已超絕時閒則所謂末日審判者以何時爲末日果有末日亦不得云無終矣若云此末日者惟是世界之終而非耶和瓦之終則耶和瓦之成此世界壞此世界又何其起滅無常也其心既起滅無常則此耶和瓦者亦必起滅無常而何無終之云是故無始無終之說即彼教所以自破者也

全知全能者猶佛家所謂薩婆若也今試問彼教曰耶和瓦者果欲人之爲善乎抑欲人之爲不善乎則必曰欲人爲善矣人類由耶和瓦創造而成耶和瓦既全能矣必能造一純善無缺之人而惡性亦無自起惡性既起故不得不歸咎於天魔雖然是特爲耶和瓦譏過地耳彼天魔者是耶和瓦所造抑非耶和瓦所造邪若云是耶和瓦所造則造此天魔時已畱一不善之根以爲惑誘世人之用是則與欲人爲善之心相刺謬也若云非耶和瓦所造則此天魔本與耶和瓦對立而耶和瓦亦不得云絕對無二矣若云此天魔者違背命令陷於

不善耶和瓦既已全能何不造一不能違背命令之人而必造此能違背命令之人此塞倫哥自由之說所以受人駁斥也若云耶和瓦特造天魔以偵探人心之善惡者耶和瓦既已全知則亦無庸偵探是故全知全能之說又彼教所以自破者也

絕對無二者謂其獨立於萬有之上也則問此耶和瓦之創造萬有也爲於耶和瓦外無質料乎爲於耶和瓦外有質料乎若云耶和瓦外本無質料此質料者皆具足於耶和瓦中則一切萬有亦具足於耶和瓦中必如莊子之說自然流出而後可亦無庸創造矣且既具足於耶和瓦中則無時而無質料亦無時而無流出此萬有者必不須其相續而生而可以徧一切時悉由耶和瓦生何以今時萬有不見有獨化而生者若云偶爾樂欲自造萬有樂欲既停偶爾休息此則耶和瓦之樂欲無異於小兒遊戲又所謂起滅無常者也若云耶和瓦外本有質料如鞞世師所謂陀羅驃者則此質料固與耶和瓦對立質料猶銅而耶和瓦爲其良冶必如希臘舊說雙立質料工宰而後可適自害其絕對矣

是故絕對無二之說又彼教所以自破者也

無所不備者謂其無待于外也則問此耶和瓦之創造萬有也爲有需求乎爲無需求乎若無需求則亦無庸創造若有需求此需求者當爲何物何事則必曰善耳善耳夫所以求善者本有不善故欲以善對治之也今耶和瓦既無所不備則萬善具足矣而又奚必造此人類以增其善爲人類有善於耶和瓦不增一髮人類不善於耶和瓦無損秋豪若其可以增損則不得云無所不備也且世界之有善惡本由人類而生若不創造人類則惡性亦無自起若云善有不足而必待人類之善以彌縫其缺又安得云無所不備乎是故無所不備之說又彼教所以自破者也

基督教人以此四因成立耶和瓦爲眾生之父夫其四因本不足以成立則父性亦不極成雖然姑就父性質之則問此耶和瓦者爲有人格乎爲無人格乎若無人格則不異於佛家所謂臧識臧識雖爲萬物之本原而不得以臧識爲父所以者何父者有人格之名非無人格之名人之生也亦有賴於空氣地球

非空氣地球則不能生然不聞以空氣地球爲父此父天母地之說所以徒爲戲論也若云有人格者則耶和瓦與生人各有自性譬如人聞父子肢體既殊志行亦異不得以父并包其子亦不得以子歸納於父若是則非無所不備也非絕對無二也若謂人之聖靈皆自耶和瓦出故無害爲無所不備亦無害爲絕對無二者然則人之生命亦悉自父母出父母於子又可融合爲一邪且所以稱爲父者爲真有父之資格乎抑不得已而命之乎若其真有父之資格者則亦害其絕對無二所以者何未見獨父而能生子者要必有母與之對待若是則耶和瓦者必有牝牡之合矣若云不待牝牡可以獨父而生此則單性生殖爲動物取下之階恐彼耶和瓦者乃不異於單性動物而夜光浸滴諸蟲最能肖父若人則不肖亦甚矣若云不得已而命之者此則無異父天母地之說存爲戲論無不可也

如上所說則能摘其宗教之過而尚不能以神爲絕無嘗試論之曰若萬物必有作者則作者亦更有作者推而極之至於無窮然則神造萬物亦必被造於

佗佗又被造於佗此因明所謂犯無窮過者以此斷之則無神可知已雖然亦不得如向郭自然之說夫所謂自然者謂其由自性而然也而萬有未生之初本無自性既無其自何有其然然既無依自亦假立若云由補特伽羅而生而此補特伽羅者亦復無其自性是故人我之見必不能立若云法則固然而此法則由誰規定佛家之言法爾與言自然者稍殊要亦隨空假說非謂法有自性也本無自性所以生迷迷故有法法故有自以妄爲真以幻爲實此則誠諦之說已

若夫吠檀多教亦立有神而其說有遠勝於基督教者彼所建立一曰高等梵天二曰劣等梵天高等梵天者無屬性無差別無自相劣等梵天者有屬性有差別有自相而此三者由於無明而起既有無明則劣等梵亦成於迷妄而一切萬物之心相皆自梵出猶火之生火花是故梵天爲幻師而世閒爲幻象人之分別自佗亦悉由梵天使其迷妄若夫高等梵天者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謂之實在而不可得謂之圓滿而不可得謂之清淨而不可得所以者

何實在圓滿清淨之見皆由虛妄分別而成非高等梵天之自性也人之所思想者皆爲劣等梵天唯正智所證者乃爲高等梵天既以正智證得則此體亦還入于高等梵天非高等梵天之可入本即高等梵天而不自知也若其不爾則必墮入輪迴而輪迴亦屬幻象惟既不離虛妄分別則對此幻象而以爲真此則吠檀多教之略說已

今夫基督教以耶和瓦爲有意創造則創造之咎要有所歸種種補苴不能使其完善吠檀多教立高等劣等之分劣等者既自無明而起則雖有創造其咎不歸于高等梵天基督教以世界爲真而又欲使人解脫世界果真則何解脫之有吠檀多教以世界爲幻幻則必應解脫其義乃無可駁雖然彼其根本誤謬有可道者若高等梵天有士夫用則不得不有自性既有自性則無任運轉變無明何自而生劣等梵天依何而起若高等梵天無士夫用者則無異於佛家之真如真如無自性故即此真如之中得起無明而劣等梵天者乃無明之異語真如無明不一不異故高等梵天與劣等梵天亦自不一不異若是則當

削去梵天之名直云真如無明可也若謂此實在云此圓滿云此清淨云惟是虛妄分別真如之名亦是虛妄分別故不得舉此爲號然則梵天云者寧非虛妄分別之名邪又凡云幻有者固與絕無有別若意識爲幻有五大亦屬幻有則有情之意識得以解脫而無情之五大以何術使其解脫是則虛妄世界終無滅盡之期也若意識是幻有而五大是絕無者無則比于龜毛兔角亦不得謂是梵天幻師所作之幻象矣是何也幻象者是幻有而此乃絕無也且劣等梵天既是無明必斷無明而後解脫則將先斷劣等梵天人能斷無明高等梵天亦能斷無明邪否邪若高等梵天能斷無明者則劣等梵天固有永盡之日若高等梵天常與劣等梵天互相依住有如束蘆則必不能斷無明人能斷無明而高等梵天乃不能斷無明是則高之與劣復有何異故由吠檀多教之說若變爲抽象語而曰真如無明則種種皆可通若執此具體語而曰高等梵天劣等梵天則種種皆不可通此非有神教之自爲障礙邪近世斯比諾莎所立汎神之說以爲萬物皆有本質本質即神其發見于外

者一爲思想一爲面積凡有思想者無不具有面積凡有面積者無不具有思想是故世界流轉非神之使爲流轉實神之自體流轉離于世界更無佗神若離於神亦無世界此世界中一事一物雖有生滅而本體則不生滅萬物相支喻如帝網互相牽掣動不自由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一粒飛沙頭數悉皆前定故世必無真自由者觀其爲說以爲萬物皆空似不如吠檀多教之離執箸若其不立一神而以神爲寓于萬物發蒙叫旦如雞後鳴瞻顧東方漸有精色矣萬物相支之說不立一元而以萬物互爲其元亦近華嚴無盡緣起之義雖然神之稱號遮非神而爲言既曰汎神則神名亦不必立此又待於刊落者也

赫爾圖門之說以爲神即精神精神者包有心物能生心物此則介於一神汎神二論之間夫所謂包有者比於囊橐邪且比於種子邪若云比於囊橐囊橐中物本是先有非是囊橐所生不應道理若云比於種子榦莖華實悉爲種子所包故能生此榦莖華實然種子本是榦莖華實所成先業所引復

生榦莖華實若種子非榦莖華實所成者必不能生榦莖華實此則神亦心
物所成先業所引復生心物是心物當在神先矣若謂自有種子能生榦莖
華實而非榦莖華實所成如藕根之相續者爲問此藕自何處來必曰藕自
藕生復問此藕往何處去必曰藕復生藕及生蓮之榦莖華實然則以藕喻
神則今神爲先神所生當有過去之神矣今神復生後神及生一切心物當
有未來之神矣過去之神精神已滅現在之神精神暫住未來之神精神未
生蓮摩波羅氏云若法能生必非常故諸非常者必不徧故諸不徧者非真
實故若是則神亦曷足重邪雖然赫氏則既有其說矣彼固以爲世界自盲
動而成此則竊取十二緣生之說旨即無明動即是行在一切名色六入之
先是以爲世界所由生也神既盲動則仍與吠檀多教相近而有無之辨猶
鸛雀蚊蟲之相過乎前矣

夫有神之說其無根據如此而精如康德猶曰神之有無超越認識範圍之
外故不得執神爲有亦不得撥神爲無可謂千慮一失矣物者五官所感覺

我者自內所證知此其根底堅牢固難驟破而神者非由見量亦非自證直由比量而知若物若我皆俱生執而神則爲分別執既以分別而成則亦可以分別而破使神之感覺於五官者果如物質其證知於意根者果如自我則不能遽撥爲無亦其執也今觀嬰兒墮地眙視火光目不少瞬是無不知有物質者也少有識知偶爾蹉跌頭足發痛便自捶打若曰此頭此足令我感痛故以此報之耳是不執色身爲我而亦知有內我也若神則非兒童所知其知之者多由父兄妄教不則思慮既通妄生分別耳然則人之念神與念本魅山精何異若謂超越認識範圍之外則本魅山精亦超越認識範圍之外寧不可直撥爲無邪凡見量自證之所無而比量又不可合於論理者虛撰其名是謂無質獨影今有一人自謂未生以前本是山中白石夫未生以前非其見量自證之所知即他人亦無由爲之佐證此所謂超越認識範圍之外者也而山中白石之言若以比量推之又必不合則可以直撥爲無惟神亦然不可執之爲有而不妨撥之爲無非如本體實在等名雖非感覺

所知而無想滅定之時可以親證其名則又非比量所能摧破也更以認識分位言之則人之感物者以爲得其相矣而此相者非自能安立爲相要待有名然後安立爲相吾心想之相惟是其名於相猶不相涉故一切名種分別悉屬非真況於神之爲言惟有其名本無其相而不可竟撥爲無乎難者曰若是則真如法性等名亦皆無相何以不撥爲無荅曰真如法性亦是假施設名遮非真如法性則不得不假立真如法性之名令其隨順亦如算術之有代數骨牌之列天人豈如言神者之指爲實事邪且真如可以親證而神則不能親證其名之假相同其事則不相同故不可引以爲例若夫佛家之說亦云忉利天宮上有天帝名曰釋提桓因自此而上復有夜摩兜率諸天乃至四禪四空有多名號此則所謂諸天者特較人類爲高非能生人亦非能統治人徵以生物進化之說或有其徵要非佛家之所重也至云劫初生人由光音天人降世此則印度舊說順古爲言與亞當厄韞等同其悠謬說一切有部以爲世尊亦有不如義言明不得隨文執著矣

建立宗教論

大空之鳥跡可以構畫乎繪事之所窮也病眼之毛輪可以行車乎輿人之所困也然則以何因緣而立宗教曰由三性三性不爲宗教說也白日循虛光相煖相徧一切地不爲祠堂叢社之幽寒而生日也而百千微塵卒莫能逃于日外三性亦然云 何三性一曰徧計所執自性二曰依佗起自性三曰圓成實自性第一自性惟由意識周徧計度刻畫而成若色若空若自若佗若內若外若能若所若體若用若一若異若有若無若生若滅若斷若常若來若去若因若果離于意識則不得有此差別其名雖有其義絕無是爲徧計所執自性第二自性由第八阿賴耶識第七末那識與眼耳鼻舌身等五識虛妄分別而成即此色空是五識了別所行之境即此自佗是末那了別所行之境即此色空自佗內外能所體用一異有無生滅斷常來去因果是阿賴耶了別所行之境賴耶惟以自識見分緣自識中一切種子以爲相分故其心不必見行而其境可以常在末那惟以自識見分緣阿賴耶以爲相

分即此相分便執爲我或執爲法心不見行境得常在亦與阿賴耶識無異
五識惟以自識見分緣色及空以爲相分心緣境起非見行則不相續境依
心起非感覺則無所存而此五識對色及空不作色空等想末那雖執賴耶
以此爲我以此爲法而無見行我法等想賴耶雖緣色空自佗內外能所體
用一異有無生滅斷常來去因果以爲其境而此數者各有自相未嘗更互
相屬其緣此自相者亦惟緣此自相種子而無見行色空自佗內外能所體
用一異有無生滅斷常來去因果等想此數識者非如意識之周徧計度執
著名言也即依此識而起見分相分二者其境雖無其相幻有是爲依佗起
自性第三自性由實相真如法爾猶云自然而成亦由阿賴耶識還滅而成在徧

計所執之名言中即無自性離徧計所執之名言外實有自性是爲圓成實
自性夫此圓成實自性云者或稱真如或稱法界或稱涅槃而柏拉圖所謂
伊趺耶者亦往往近其區域佛家以爲正智所緣乃爲真如柏拉圖以爲明
了智識之對境爲伊趺耶其比例亦多相類乃至言哲學創宗教者無不建

立一物以爲本體其所有之實相雖異其所舉之形式是同是圓成實自性之當立固有智者所忍可也若徧計所執自性佛家小乘有諸法但名宗而大乘般若經中亦謂我但有名謂之爲我實不可得以不可得故空但隨世俗假立客名諸法亦爾是其爲說亦不止法相一家即歐洲中世學者如鹿塞梨尼輩亦皆尋取通性以爲惟有其名是徧計所執自性之當遣亦有智者所忍可也惟此依佗起自性者介乎有與非有之閒則識之殊非易易自來哲學宗教諸師其果于建立本體者則于本體之中復爲之構畫內容較計差別而不悟其所謂有者乃適成徧計所執之有于非有中起增益執其本體即不成本體矣其果于遮遣空名者或以我爲空或以十二範疇爲空或以空閒時閒爲空獨于五塵則不敢毅然謂之爲空顧以爲必有本體名曰物如物如云者猶淨名所謂色如耳色兼五塵言此則計五塵爲不空而計法塵爲空彼以此五塵者亦有能詮亦有所詮此法塵者惟有能詮絕無所詮有所詮者必有本體無所詮者惟是空名不悟離心而外即不能安立五塵